

五塊錢開辦了交通雜誌

也許同學還記得，在抗戰以前，

到它的全套合訂本。

交通界有一本銷行相當廣的月刊，名叫「交通雜誌」，共出了五十八期，從未脫班，到七七事變發生，南京疏散才停刊。它是十六開本，每期頁數在一百二十面左右，版面與現在臺灣的「交通建設」一樣，不過篇幅多了一倍，創刊號先印二千本，以後每期發行額，均在增加，從三千份，四千份一直到了五千份，內容相當充實，當時頗受交通界的歡迎，中間出過「航運」「鐵路運費」及「水陸聯運」等專號，每種字數都在四五十萬，可說不惜工本，交通雜誌社在當時的出版界確會建立了相當的地位。記得美國國會圖書館及哥倫比亞、哈佛、史丹福、普林斯敦、里昂各大學與日內瓦國際圖書館都是長期定戶，現在這些圖書館中，可能還找得

這雜誌並非政府機關所刊行，亦非某一學會或某一學術團體所發起，實際上是我們交大同學辦的，而且可以說由筆者一手創辦。那時與我合作最久的是萬琮同學，另外還有章勃，洪瑞濤兩位同學，負編輯方面的責任。

發起辦這刊物，實在是偶然的，亦可說受了失業的刺激而促成的。當民國二十年夏天，我奉交通部命派往漢口籌辦漢口區航政局（主管鄂湘贛川四省航政），它是一個新興的機構，而且負責施行頒布各種航政法規，部中因為我是原來起草這些法規的一員，情形比較熟悉，就派我去開辦，雖是科長的名義，但負着推動全盤業務的責任，新任局長又是當地軍政當局推薦，而非交通界的人士，因此地位雖不高，却是

個主角，年青人往往鋒芒太露，雖博得些微名，但不免總有嫉嫉的人。第二年夏天，陳銘樞上臺，那時他藉有十九路軍在淞滬作戰的盛名，由行政院副院長兼領交通部長，真是際會風雲，炙手可熱，凡是跟他出過力的，總要一一安插，於是部內的司長和外面附屬機關的首長紛紛調動，航政司長換了一位軍人許某，漢口航政局長換了在他做師長時的一位團長陳某，我小小的位置也示意調動了。我當時還兼任部內法規委員，回到南京，亦無法再任原職，其他機關的事，我不能做，也不願去做，於是我就這樣在南京失業了。

年青的人是不能沒有工作的，而且開了兩月，生活大成問題，想來想去，只有求諸自己。那時交通界研究學術的風氣，不很濃厚，沒有一本綜合性的刊物，主管的人事忙，無暇去研究，肯研究的人，作品也很難得到公開的園地發表，於是我動了刊行「交通雜誌」的念頭，想憑在校時辦交通

經濟彙刊的一點經驗，和後來在交通界的一些淵源，來打破這沉寂的空氣，同時作我所願作的事。

我那時既無資本，又乏政治上的支持，要想在沒有事實表現前，取得人們的贊助，是不很容易的，何況我是一個失業者，地位資歷都淺，與那些地位高的人，或者以前的老同事們談談，不是敷衍兩句，就是勸我不要做這種勞而無功的事，有些還在背地裏談論，說「王道之太不自量，憑他那點學識，地位，辦這種刊物，那不是吹牛」，亦有說「看他出版了那個來看，還不是放在火爐裏生火」。我四處碰壁，真是又羞又愧，幸而有個厚道的交通部技監章以懺先生答應幫忙，有幾個比較和我熟識的朋友答應將來替我寫稿，給了我一些同情，但是經濟上的幫忙是不便再作請求了。於是我用兩塊多錢買了一張小寫字桌，又刻了個「交通雜誌社」圖章，印了些有銜的信紙信封，社址當然設在家中，辦公室就在我房內，接着發了許多信

寄給朋友拜託他們賜稿，附了個計劃書，聲明二十一年十月一定出創刊號，居然不久，稿子陸續寄來，那些鐵路、電政、郵政的長官亦寄來些文章，第一篇文章就請章先生執筆，航政方面的文章，本廠自造，無用外求，稿子收齊了，第二個問題是印刷費，創刊號決定印兩千本，費用甚鉅，無力籌墊，只好再商量朋友，介紹上海神州國光社承印，保證在書出版後一個月內付清，一面印了五百張彩色廣告，遍貼南京街市，為預籌經費，我又大唱其空城計，未得鐵路局的同意，先把國內各鐵路的行車時刻表統統照刊，又把有營業性的交通機構，在別處所登的廣告剪下，照樣轉載，創刊號一經出版，儼然有個格局，有個氣派，再看作家亦都是交通界熟悉的名人，廣告這樣多，想必有個來頭，大家也就點點頭，多少答應些定單或允續登廣告，經費來源從此有些辦法，交通雜誌也就在這樣一砲放響之下與社會人士見面了。

本刊徵稿簡約

- 一、本刊以聯絡各地同學感情，發揮人情世事之理解，充實個人修養，舉凡學術性、社會性、文藝性之稿件及有關母校之校史、掌故、母校生活之回憶、各地校友動態、人物素描、生活素描、工作經驗、讀書心得等均所歡迎。

- 二、內容務求意義正確，文白字數不拘。

- 三、來稿有刪改權。

- 四、來稿刊載與否，除預先聲明者外，概不退還。

- 五、來稿請寄臺北郵政信箱第五六六號本刊。